

立秋的故事

□厦门 程新兵

钱包

□合肥 范家生

端午前夕回老家半塔镇，与在来安县城公安工作的战友碰面，

闲聊时无意中谈及现在社会治安问题，尤其是小偷，这在以前非常猖獗，百姓也深恶痛绝。战友笑着说，现在情况变了，小偷都转移“战场”到网上行骗去了，现在还留在这条“战线”上的，大部分都是些老弱病残，偶尔偷部手机罢了。战友还给我举了个实例，说不久前抓了小偷，外地来的，一连偷了两家小门面，结果被逮住，一查问，连钢蹦在内总共才一百多元现金。小偷委屈地说：以后再也不偷了，现在根本见不到钱。说得我和旁边他的几个战友都笑了起来。

这种手机代替了钱包的现象，估计像我这样70后出生伴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是想都不敢想的，但这真切地发生了，而且未来或许还会有许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，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钱包。小时候，我见过母亲的钱包，那是一块蓝格子手帕。每当需要取钱的时候，母亲总会把衣角掀起，将藏在兜里的手帕掏出来，先把外边一个包裹的角放平，接着把两边折叠的角再松开，这样一层一层地把手帕解开直至见到里面的钱为止。当然，母亲的钱包很有技巧。一般是将面值小的放在外边，放不开几层就可以看见，而将面额大的一元、两元，甚至五元的裹在里面，不到最后，根本不知道这个存折里的真实数目。因此，每次看到母亲掏出手帕的时候，我们姐弟三人都会迅速地围将过去，想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少钱，这样就可以提一些自以为比较合理的要求来满足心里的小算盘。但每次都让我们失望。母亲不是紧裹着手帕不让我们看，就是把我们将一齐哄开，然后再从里面拿出一角二分让姐姐去买盐，或让弟弟去买团线，再不就是让我去打瓶酱油什么的。当然，一分二分的余头自然都变成了糖果进了肚子。而除了钱以外，还有些糖票、棉票、油票什么的。可以说，那时母亲的钱包就是全部家当，所有开销。

后来呢，取消了农业税，而且有了补贴，一年下来也有五六百元的收入。有年春节从部队探亲，母亲高兴地对我说：现在公粮不交了，种地也有了补助，日子好过了！钱虽不多，但那时，我能深切地感到母亲是发自内心的从未有过的快乐。2016年国庆带儿子回老家，弟妹要为儿子买衣服，母亲一听，便把儿子喊过去：“孙子，奶奶这有钱！”儿子高兴地说：“奶奶有钱？！多少？”母亲赶紧用围裙把手擦了擦：“多着呢，你用不完！”说着，从房间的木箱里翻出个布包，一层一层地打开。“奶奶，这不是钱，这是存折！”儿子说。奶奶说：“就是钱，到镇上银行里就能取到钱！”儿子拿过一看：“咦，怎么钱不一样呢？”弟弟笑着说：“720的，是政府每年发给奶奶的养老钱，那1000的，是你爸打给奶奶的私房钱。”说得母亲、弟妹还有侄儿在旁边都笑了起来。

而我用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钱包，是1996年中秋节在军校时为一个单位写了一下午贺卡，完成任务后他们送的。左右折叠三层式，里面有“斯皮仁诺广谱抗真菌药”几个字，质量很好，一起用到现在。再后来，我的钱包也变成了存折，变成了银行卡，现在倒好，直接用手机取而代之，坐公交、乘地铁、买东西、去图书馆，“嘀”的一声，ok！

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日常存钱用品，从手帕—钱包—银行卡—手机支付的变化，不仅证明了人们的腰包鼓了起来，更证明了是改革开放，让人们重新焕发出和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年最热的时候，便是农忙双抢季节的到来。收割完早稻，便是紧张地犁田，庄稼人无缝连接地把晚稻秧插上。江汉平原双抢的景象一直驻留我的脑海，多年来的记忆都不曾消褪半分。

“立秋不插秧，插秧不满仓”。这是小时候父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我那时还小，不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，后来才明白，插秧是要讲究节气的，过了节气再种庄稼，不会带来丰收。原来种庄稼是要讲究学问的，难怪双抢的时候，每天父母都是天蒙蒙亮就起床干活，中午由孩子们把午饭送到田头吃，等到晚上星星月亮都上来了，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。双抢是一场与时间竞争赛跑的比拼，家家户户都要抢在节气的前头，为的就是期待庄稼的大丰收。

读书那会，学校拼的还是升学率，算的还是重点初（高）中、重点大学录取率，尤其是身在全国教育闻名的黄冈地区，从学校到老师到学生都背负着巨大的升学压力。不过，学校还是会在立秋前给师生放假，因为不少老师都要回去种田，学生也要赶到家中做着力所能及之事。

记得初三那年，父母害怕影响到我的学习，尽管再忙再累，也不让我下田干农活。尤其是不识字的父亲，对我的学业更是充满期待，家里近十亩的水稻都是父亲一个人肩扛背驮运回家。不知是劳累过度，还是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病根，那一年父亲每天总是不停地咳嗽，头发开

始大块大块地脱落，我每天都跑到村里赤脚医生那里给父亲拿止痛药。父亲总是吃了止痛药后，又接着干农活。

父亲病倒了，我们家双抢的节奏减缓了，赤脚医生来到家中给父亲输液，偷偷告诉母亲，怀疑父亲得了癌症。害怕花钱的父亲始终不肯去大医院就诊，还为此对母亲大发了一顿脾气，说：“能有什么病？就是天气热，活儿重罢了。”

因为父亲的病越来越重，我开始帮着母亲做着厨房活。那一年我学会了做饭，番茄炒蛋、清炒土豆丝、清炒苦瓜、丝瓜蛋汤等菜肴，我从最初的仅仅只是炒熟，到最后的拿手可口，一直到如今，这几道菜着还是我喜欢做的菜。

父亲终没能挺过双抢，卧床了就再没有起来。一个月后，因医治无效，父亲还是离我们而去了。他最终也没能看到我被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录取。那年，母亲带着我们一帮孩子把家里十亩水稻田的秧全部插完。秋收的时候，果然比往年欠收不少。

现在每到立秋的时候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年过了立秋，家中还在双抢的往事，内心不由深深唤起对父亲的思念。怀念起那段苦涩的岁月，倍感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人或许只有经历了苦难，才懂得幸福的真正含义。

记忆中的剜核桃

□甘肃 安杰

好久不曾回乡下，周末带上妻女，开车回老家看望父母。家里却锁着大门，二老都不在。我赶紧打电话询问，父亲乐呵呵说他和母亲在老宅院子里打核桃呢。一席话，又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，让我一下回到童年“剜核桃”的快乐光阴里。

我的老家在西北农村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有不少的果树，苹果、鸭梨、核桃，还有大枣，常见的品种几乎齐全。核桃树幼时皮呈灰绿色，老时则显出灰白色，而且纵向浅裂，像树上长着一只只眼睛。每年初春，这些果树循着春光次第开出花朵，把春天装扮得花枝招展。核桃树比果树家族其它兄弟姐妹花期要迟一些，开出的花也不是一般的花蕾，而是米黄色呈穗状，繁繁密密随风摆动，像爬满了毛毛虫。花开十几天，穗状花絮落完，绿油油、毛茸茸的核桃就钻出来，仿佛一群淘气的孩子，坐在岁月的枝头，向秋天竞相眺望。乡间的岁月总是轻飘飘流走，好像是在不经意间，核桃虽然包着青皮尚未成熟，但却可以吃了，这段时间是我们小孩子最快乐的时光。用较粗的钉子折出一个弯，在砧子上捶扁，然后用砂砾磨出锋刃，再装上一个木质手柄，剖开核桃硬壳儿的专门工具就做好了，我们叫它“核桃刀子”。摘下核桃，照准果蒂处将核桃刀递进去，轻轻一扭，核桃壳儿就“啪”地分为两半，把核桃刀插进去沿壳儿转一圈，人脑样子的核桃瓤儿就落到手里，仔细去掉果瓢上包裹的黄色薄皮，就可以放进口里大快朵颐了。对于这样吃核桃的特别方式，我们形象地称为“剜核桃”。剜核桃有一点风险，如果对核桃刀子的掌控不得要领，会割到手指的。我亲眼看到比我大一岁的堂哥割伤了左手，血流不止，只得去医院包扎。等到核桃完全成熟，青皮褪尽，只留下壳儿，用核桃夹子很容易就可以夹破，连一点儿趣味都没有，我们其实是不喜欢的。

相比起苹果、鸭梨那些水果来，核桃实在是一种奇异的坚果，壳儿外面包裹的绿皮就是一种染料，剜核桃的季节，我们除了手是黑的之外，嘴也是黑的，衬得原本略黄的牙齿格外白。

过去剜核桃的季节，也就是夏收季节。那时候收麦

子全靠人力，割十几天，掬在场里挑晴朗的日子晒十几天，碾又得十几天，麦粒还得晾晒几天，前前后后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光。收麦子累极了歇息的当儿，我们就从离麦场近处的树上打下一堆核桃，脱下上衣一包，带到麦掬儿遮出的阴凉处，拿出核桃刀剜核桃吃。功夫不大，满地都是核桃皮儿。平日里威严的大人们也绽开笑颜，平易近人地和我们这些小孩子一起剜核桃。在那个忙碌的季节里，吃核桃就是劳累人生一种最高级的享受。后来我念书、工作，离开老家，再也没有参加收麦子的劳动，也不曾再剜过核桃。如今，再到乡下，收麦早已实现了机械化，只要三五天便可完成，远在城里打工的人匆匆回家，三五天即可结束夏收，又像候鸟一样飞到城里，剜核桃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儿孙在外的老年人，会利用闲暇时间打下自家院子里的核桃，捎到城里让儿孙们吃新鲜。

在山区，漫山遍野都是核桃树，留守农村的人，争先恐后把青皮核桃打下来，舍不得自己剜了吃，全部卖给收购的客商，运到城里剥皮后摆到超市的货架上，等候城里人的挑选。核桃除了好吃之外，因为果瓢像人脑，很受笃信以形相补的国人喜爱。有些人利用短短几天，就能挣不少钱，够一年的基本开销了，打核桃更多的成了一种致富途径。

去年村里复垦老庄基，推倒了我家原来的旧房子，院子里的三棵核桃树还在，今年又结满了核桃。我赶到老宅院子的时候，父亲用长杆子打，母亲提着篮子拾，已经结束战斗准备收拾回家。我埋怨他们不注意安全，父母依旧笑呵呵说我女儿喜欢吃，知道我们今天回来，提前打给我们。回到家里，父亲拿出“核桃刀子”剜，母亲仔细地剥掉果瓢上的薄皮，而我和妻女只负责吃。我几次要自己剜，父亲都不让，说别割伤我的手。下午返回的时候，母亲把两个篮子里的核桃全部装进塑料袋，放进我的车里，一个也不留下。父亲还特意把两只“核桃刀子”给我，以父亲的年纪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我开车出了村子，好长时间，眼睛还是一片湿润。

我记忆里的剜核桃，既是一种化不开的乡情，更是一份难以割断的亲情。